



Shenxiang mingzhao kai xinghua

# 深巷明朝开杏花

武汉作家文丛

WUHAN

ZUOJIA WENCONG

董宏猷 著

WUHAN  
PUBLISHING  
HOUSE

武汉出版社



Shenxiang mingzhao kai xinghua

董宏猷 著

WUHAN  
PUBLISHING  
HOUSE

武汉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深巷明朝开杏花/董宏猷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6.1

(武汉作家文丛)

ISBN 7-5430-3333-X

I. 深… II. 董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4126 号

## 书 名:深巷明朝开杏花

---

著 者:董宏猷

责任编辑:关 铭

装帧设计:刘福珊

督 印:方 雷 朱有茹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[wuhanpress@126.com](mailto:wuhanpress@126.com)

印 刷: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10.375 字 数:260 千字 插 页:4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001—4000 册

定 价:20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董宏猷，湖北咸宁人，1950年生于武汉。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曾任中学教师、文学期刊编辑。现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，武汉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，国家一级作家。著有《董宏猷文集》四卷、《100个中国孩子的梦》、《十四岁的森林》等多部作品。曾三次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两次获中宣部全国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多部作品译介到海外。



武汉作家文丛

Wuhan zuojia wencong

# 目录 1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还有一位老船长 | 1   |
| 初夏      | 13  |
| 弓       | 24  |
| 长江的童话   | 31  |
| 大江魂     | 42  |
| 西瓜的故事   | 50  |
| 黄月亮     | 63  |
| 走向长江    | 73  |
| 红楼无梦    | 85  |
| 深情      | 97  |
| 奶奶      | 109 |
| 深巷明朝开杏花 | 116 |

Wuhan  
zuo jia wen cong

武汉作家文丛



## 目录 2

- 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132 | 小巷春暖  |
| 143 | 雪花飘飘  |
| 149 | 月光曲   |
| 157 | 阿 鹏   |
| 169 | 相隔只一米 |
| 182 | 民间故事  |
| 194 | 车站    |
| 206 | 鸽子树   |
| 235 | 黑木耳   |
| 259 | 黑波浪   |
| 325 | 跋     |

1

## 还有一位老船长

那板车是船，你是船长，我是你身边小小的纤夫……

——题记

1

那一年，我刚满十岁，住在长江边。

那一年，正是我的祖国遭受自然灾害的年月。

那一年，我上学时开始绕道——绕开我们家附近的那家食品厂。我不敢空着肚子从它身旁经过，食品厂里飘出的一阵阵香味儿，像诱饵一样钩扯着我的肠胃，像烈酒一样使我微醉而发晕，小腿肚便软软地发颤。那时我最大的愿望便是当一名食品厂的工人，当点心、糖果的河流从我面前哗哗流过的时候，我可以随意地掬取而吃个够——每当我看到食品厂的工人们走进工厂大门时，我对他们的羡慕和敬畏，不亚于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以及板着脸孔的老师。

那一天，正是傍晚，正是夏天的傍晚。

落日、晚霞、晚风中的鸣蝉，我都记不清了。我和一群小伙伴聚集在食品厂的大门前，紧紧地抿着嘴，看着一辆辆三轮车拖着一箱一箱的面包、蛋糕、点心从厂里游出来。那金黄色的蛋糕比落日还要绚丽；那一股股香味儿比晚霞更富有魅力。

我们紧抿着嘴。我们害怕一张嘴，舌头便会箭一般地射向“目标”。在我们一群伙伴当中，黑皮和水伢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头儿。他

们不爱什么幻想。他们爱的是行动。

当最后一辆三轮车游出厂门时，黑皮和水伢便互相眨眨眼，跑上前去，装作帮忙推车，口里还“嘿、嘿”地喊着。黑皮将一块砖头用脚一踢，正踢到车轮下，三轮车猛地一颠，水伢趁势将三轮车一推——哗啦！一箱蛋糕便颠散了，蛋糕一个个地滚了下来。

就在这刹那间，小伙伴们呼啦啦一拥而上，首先往嘴里塞一个，然后一手抓一个，转身飞一般地跑去。一个蛋糕滚到我的脚下。我愣愣地站着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黑皮在身后喊道：“快跑！”

我慌了，正准备转身，三轮车工人已像鹰一般地扑来，抓小鸡似的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，顺手就是一巴掌！眼前金星乱进……有咸咸的液体从我嘴角流了出来，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使劲地挣扎着：“不是我！不是我！”

“小强盗！老子今天给你点颜色看看！”

他一边骂着，一边将我的双手反扭到背后，推到三轮车前，用绑食品箱的绳子将我的双手反绑起来，将绳子的另一端准备系在三轮车上。

黑皮和水伢见我被绑，率领小伙伴们远远地走来，边走边喊：“大人打小伢喽！”

黑皮拍着胸：“是我！不是他！”

水伢愤愤地将蛋糕当“手榴弹”砸了过来。小伙伴们为了救我，也将蛋糕扔了过来。

三轮车工人并不理睬他们，那软团团的“手榴弹”威力太小，他顺手还接住一个，将“手榴弹”一口塞进了口里。

他系好了绳子，不管我怎么哭喊，他要蹬车拖着我跑了！

我狂怒起来！我像一头狂暴的小公牛，低着头，要将三轮车拖过来！

3

就在这时，我听见身后有沉雷般的声音吼道：“妈的！你疯了？快把小伢放了！”

“他……他偷蛋糕！”

“蛋糕？蛋糕比人命还值钱？”

三轮车停住了。三轮车工人沮丧地走了过来，解开我手上的绳子，愤愤地骂道：“便宜了你！”

一个铁塔般的黑汉子站在我的面前。他上身赤裸着，古铜色的胸膛上，密密的胸毛浸在汗水里。穿一条到膝的长短裤，腰间系一条灰蓝色的长条腰带，腰带上吊着个装四两酒的扁酒瓶。我抚摸着被勒红了的双手抬头望着他。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，两道浓眉鹰翅一样扬起，一双圆眼正虎虎地盯着我。

“没出息。”他沉雷般地吼着，“把那尿水儿给我揩干净！”

我连忙揩干脸上的泪水，扬起头：“我没偷！”

他歪着头，眯缝着一只眼，嘴角漾起一丝嘲讽的笑，然后将头一歪：“跟我走！”

“走就走！”我跟着他向食品厂走去。

走到食品厂大门边的副食品商店，他指着柜台里的点心，说：“要吃什么？嗯？”

我呆呆地望着他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

他又眯缝起一只眼睛来。我一看他那嘴角又要漾起鄙夷的笑，便赌气指了指柜台里摆的一个最大的喜饼：“吃这个！”

他惊讶地扬起了浓眉。那喜饼足有他的脸庞那么大，而且标价“十元”。

我歪着头望着他。

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蒲扇般的手掌猛拍我的肩膀：“好小子！有种！”

他果真掏钱买了这个大喜饼，递给我，说：“吃！”

我却胆怯了，连连后退，连连摇头。

他皱起了眉头，生气了：“妈的！你老子怎么养了你这个脓包！”

早已围在一边看热闹的黑皮插嘴道：“他没得老子……”

他一听，扬起了双眉，异样地盯着我，然后猛地一拍脑壳，叹了口气，把喜饼硬塞到我手里，转身大步走了。江堤边，一辆堆着小山般货物的板车等着他。

黑皮吐了吐舌头，悄声问我说：“你知道他是谁呀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他带着羡慕、敬畏的神色说道：“他就是有名的黑老三呀！”

## 2

我就这样认识了沿江码头有名的黑老三。

就像铁路边的孩子习惯于捡煤渣一样，江边的孩子们习惯于拖板车。准备一根结实的棕绳，一头系上铁钩，然后搭在肩上，当板车从码头运货出来时，便走上前，问车老板：“要拖吗？”车老板点了头，便将铁钩钩住板车车辕上的铁环，像纤夫一样，拉起纤绳往前走。

黑皮和水伢的父亲都是码头工人，他们从小就在码头上帮忙拖板车。而我，从小便没有父亲，穷人家养骄子，我妈从不让我去拖板车。

暑假到了。我决定到码头上去拖板车，而且要拖黑老三的车。

黑皮忧郁地望了望我单细的身子，摇摇头：“你不想活了？它会把你磨死的！”

黑皮越这么劝阻，我“冒险”的心愿便越强烈。他无可奈何，终于把我带到了黑老三面前。

黑老三坐在车把上喝酒。他瞟了我一眼，问道：“叫什么？”

“牛娃子。”

5

“牛娃子？不怕死吗？”

“不怕”。

他笑了起来，眯缝起一只眼，将酒瓶递给我：“怕吗？”

我夺过酒瓶，咕嘟嘟将头一扬，喉咙管里突然腾起了烈焰。那是六十度的烈酒呀，我一下呛得眼泪直流，咳得说不出话来。

黑老三对我的“英雄行为”似乎无动于衷，他收起酒瓶，乜斜着我：“跟我走。”

我从来没有拖过板车，从来不知道该怎么使劲，也不知该怎么偷懒。我弓着腰绷直了纤绳，我觉得拖的是一座大山。

三伏的烈日喷射着灼人的火焰。沿江的柏油马路被晒成了软软的面团，一踩一个脚窝。风儿不知躲到哪里去了，只有逼人的热浪像江涛一般汹涌地扑来。没拖多远，我便全身汗水淋漓的了，像从江水里爬起来一样，汗衫和短裤湿淋淋地贴在身上，咸湿的汗水刺得眼睛针扎似的疼痛。最难受的还是肩膀和手腕，棕绳一下就磨去了一层皮，汗水一浸，疼得钻心。我像甩在岸上的鱼一样，张大了嘴，呼哧呼哧地喘起气来。

赤膊着的黑老三也汗水淋漓的了。他瞥了我一眼，轻蔑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舒服吗？”

累和疼痛我都能忍受，可是我不能忍受他那轻蔑的眼神。我直起腰，吼道：“不舒服！怎么样？”

他嘴角一翘：“不舒服？那就滚蛋！”

“不滚！我偏不滚！”

黑老三嘿嘿冷笑起来。他揩了揩汗，突然吼道：“不滚！那好，把鞋脱了！”

我赌着气脱了鞋。黑老三大声吼道：“走！”

哎哟哟，好烫，好烫！赤脚踩在柏油马路上，就像踩在烧红了的铁板上一样。我情不自禁地弓起脚背，咬紧牙关往前跑。烈日、

绿树在我眼前消失了，疼痛和疲乏也神奇地消失了，脚一挨地便飞快地缩了起来，一个声音在耳边对我说：快走，快走，走到目的地脚就不疼了……

当然，我不知道我根本没有用劲——因为黑老三憋足了劲儿也在跑。

就这样光着脚跑出了好远，黑老三突然吼了起来：“停！停下！”  
我不愿停下来，我赌着气还要跑。

黑老三用双手扳住我的双肩，喝道：“停！”然后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：“牛娃子！真他妈一头犟牛！”

他带我走到西瓜摊前，挑了一个大西瓜，一拳将西瓜捶成两半。他用手掌将半边西瓜掂了掂，然后盯着我：“看着我！说实话，是不是上回吃了我的喜饼，想来还债了？”

我望着他那炭火般的眼睛。“还债”？似乎是，又似乎不完全是。于是，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

他皱起了眉头：“摇头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望着他那浸在汗水中的络腮胡子，望着他手掌上托着的西瓜，突然鼻子一酸：“我，我没有爸爸……”

黑老三一下沉默了。他的嘴角抽动着，眼中的炭火突然熄灭了。他把西瓜塞到我的胸前，突然抬起我的脚掌。脚掌上，烫起了好多血泡……

他默默地站了起来，提起西瓜摊上洗瓜的水桶，将我的脚一下按进水桶里，轻轻地，将我的双脚洗干净，解下腰带，擦干脚上的水，沉雷般地说道：“老老实实坐着！不要跑了！跑了，我打断你的腿！”

说着，他站了起来，对西瓜摊主人说（看来他俩是极熟识的朋友）：“胖子，替我看着这小子，别让他溜了。瓜，给他管够！”

黑老三噙噙走到板车前，将我的鞋拿了下来，看了看，一下扔

7

到江堤草丛里去。然后，他也脱下鞋，打起了赤脚，拖起了小山一般的板车。

我失声嚷道：“我的鞋……”

西瓜胖子一边笑着，一边给我摇蒲扇：“傻小子，你好福气！”

3

黑老三一辈子没有娶上媳妇。他似乎没有家。沿江码头，他走到哪便吃到哪。他很爱小孩子，黑皮、水伢都曾拜他当“干老子”。俗话说：“干老子，干老子，一年一个花袄子。”每逢过春节，黑皮和水伢都会从他那里得到数目可观的“压岁钱。”

夏天的傍晚，暮色从大江上升起来了。抛了锚的木船、机帆船，开始闪动着渔火，袅袅地升起了炊烟。我们泅着水，围着运瓜的木船，争夺着浮在水面上的烂瓜。

黑老三像一条大黑鱼游了过来。他爬上瓜船，歪着头望着我们，然后择了许多好西瓜，堆在船头。船老大也兴致勃勃地走上船头，递给黑老三一枝烟。

黑老三举起一个西瓜，扔铅球似的大喊一声：“嘿——”将西瓜抛向江心。

我们便兴奋地争先恐后向江心游去。

黑老三像小孩一样，站在船头手舞足蹈，一边跺脚一边大喊着：“加油！加油！”

黑皮的水性最好，他往往最先抱住西瓜。

黑老三望着落在后面的我，吼道：“牛娃子！游哇！快游哇！”

我却羞红了脸：“我妈不让我游远……”

黑老三叼着烟，跳进水里，喊道：“莫怕，伏在我背上！”

我壮着胆子游到他身旁，双手扳住他的肩膀。他一边游着，一边还将头高高扬起，得意地抽着烟。

黑皮和水伢他们嫉妒了，一边拍着水，一边喊了起来：“牛娃牛娃不要脸！牛娃牛娃不要脸！”

我真的不好意思了，于是从黑老三的背上滑了下来。黑老三双手正划着水，我一下一个倒栽葱栽进了江水里！

我慌了，正想喊，一张口，江水便咕嘟咕嘟地灌了进来。我双手乱抓，拼命挣扎起来。

黑老三也慌了，他一手抓住我的头发，一手托起我向江边游去。黑皮他们也吓白了脸，向我游来。

黑老三将我托到瓜船边，船老大连忙拉起我。黑老三爬上船来，将打湿了的烟一口吐掉，气势汹汹地对我抡起了拳头：“你想找死哇？啊？”

我喘着气，望着他，等待着他的巴掌。

他的手掌在空中划了条弧线，突然停住，一下拍在自己的大腿上，叹口气，扬扬手：“你走吧，莫让你妈担心……”

唉，听着他叹气，我比挨打还难受。我突然从船老大手中夺过燃着的香烟，含在口里，然后跳进水里，向江心游去。

黑皮他们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，于是兴奋地“噢噢”叫着，向我游来，来夺我口里的香烟。

黑老三哈哈大笑起来，将西瓜一个个扔进水里。

我们每个人抱着一个西瓜，向岸上游来。

江心，只留下一个“西瓜”，在浪涛中浮动，哦，那不是西瓜，那是一轮银色的月亮……

#### 4

一座“山峰”，又一座“山峰”……在拉着“山峰”的前进中，我的皮肤被烈日晒得黝黑，我的肩膀和脚板磨出了茧，我的步伐也渐渐地合上了黑老三的节拍，我感到我有劲了，也会使劲了。

9

黑老三给我的报酬是优厚的。但是，他也不乱给。每天拖完了货，他认真地将工钱数给我，说：“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咱们凭力气吃饭，明白吗？”然后，他把我带到小饭馆里，要我帮他去打酒。我把找回的零钱交给他时，他挥挥手，叫我留着。我便说：“丁是丁，卯是卯……”他便快乐地笑了起来，拍拍我的脑壳，将一大碗排骨汤推给我。

但是，我不知道帮黑老三打酒是黑皮他们眼馋的“肥差”，也不知道他们打了酒后是从不交零钱的。也许是黑老三在什么地方夸了我，这下便激怒了黑皮和水伢。

水伢挥着拳头：“妈的！你想鼻孔里插葱——装大象哪？”

黑皮拦着水伢：“牛娃子，有种的晚上江边见！”

我当然不甘示弱。晚上，我按约来到了江边。

水伢冷笑着：“好！咱们‘见红不见白’！”

“红”是血，“白”是泪。我把头一扬，说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打我？为什么？”

黑皮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少啰嗦！说！来‘软’的，还是来‘硬’的？”

“软”的是摔跤，“硬”的是拳击。我怒了：“随便！”

水伢一下扑了上来：“你还嘴硬！”一拳打在我的腮帮上。我没防着他会不讲规矩先动手，一下倒在地上，鲜血从嘴里流了出来。

我撑着站了起来。用手揩着血，红着眼向水伢扑过去。

水伢见我吐了“红”，也惊呆了，退了两步，突然转身跑了起来。

我红着眼追了上去。

黑皮愣了愣，也追起我俩来。

水伢跑着跑着，一下绊倒在地上，突然吓得哭了起来。

我跑到他身边，正准备用脚踢他，见他哭了，愤愤地吐了一口血水，然后翘起小指头，朝匆匆赶来的黑皮扬了扬，走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和别人打架，而且被打肿了腮帮。我不敢回家，

独自一人踱到江边，呆呆地坐下，望着江水泛着银波，漾着灯影；望着轮船响着汽笛，拖着光带驶过。

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。黑老三领着黑皮和水伢来了。黑老三扯起我，用手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腮帮，突然朝水伢吼道：“跪下！”

水伢垂着头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

黑老三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妈的！为了几个臭钱，连良心也不要了！你还像个人吗？”

黑皮突然也跪了下来，哭着喊道：“牛娃，你打吧！你朝死里打吧！”

我的鼻子突然酸了起来，忍不住也跪了下来，双手搂着水伢和黑皮的脖子，大哭了起来。

我们三人就这样跪着抱成一团，不知为什么，痛痛快快地哭着。

“狗子脸！都是狗子脸哟！”黑老三把我们一个个扯起来，又一下全搂在他的怀里。一滴泪水滴到我的脸上。我抬起头，这个汉子，这个铁塔一般刚强的汉子，第一次流下了滚烫的热泪……

## 5

那是一个多么美的月夜哟……

我们四个人，铺着凉席，躺在趸船的甲板上。江水亲吻着趸船，趸船像摇篮一样轻轻地摇晃。

黑老三坐了起来。他眯缝着眼，默默地抽着烟，望着月色朦胧的江面。

他对我们讲起了他的父亲——鹦鹉洲有名的放排的“打鼓佬”。那时，从汉阳鹦鹉洲驾木排到南京，航程一千五百里，要闯七十六处险滩恶浪矶头。打鼓佬，便是打鼓行令的“船长”。排行大江，闯滩斗浪全凭打鼓佬击鼓指挥。黑老三从小就梦想当一个像父亲那样

# 11

的“打鼓佬”。可是父亲偏不让他上排。父亲兄弟三人，有两个葬身大江，三房中只有黑老三一根独苗。“你要是我的儿，你就一辈子莫放排行船！”打鼓佬发狠地对黑老三说。这“狠话”不幸成了打鼓佬留给儿子的最后的遗言——木排被日本军舰撞沉，打鼓佬再也没有回来……

一通鼓响将军令，  
二通鼓响千军行，  
三声平鼓走顺风，  
急鼓前方有险情……

黑老三嘶哑着嗓门，望着大江，深沉地唱起了《打鼓令》。

我的双眼被泪水模糊了。我仿佛看见木排在惊涛骇浪中哗哗响着，打鼓佬敲起了阵阵急鼓，鼓声与江涛声铺天盖地扑了过来……

黑老三沉默了。江风将他吐出的烟圈一下刮得无影无踪。一艘大客轮像一座水晶宫一般缓缓滑了过去，无数条灯影扭动着，一直铺到我们的面前。

黑老三叹了口气：“伢们！我老喽！我只能当趸船喽……这大江大船，都是你们的哟！黑皮！牛娃子！水伢儿！你们哪个日后当了船长，要是不接我去，当心我打断你们的腿！”

夜深了。趸船像摇篮般轻轻摇晃着。半夜，我因腮帮子疼而醒来，我看见黑老三赤着身子，铜雕般地坐在甲板上。他的衣裳盖在我们的身上。烟头在夜色中明灭着，像一颗闪闪发光的火种……

## 6

难忘的童年江水般地流向大海了。

小伙伴中，打肿我腮帮的水伢，中学毕业后参军当了铁道兵，